

沒有钥匙
的梦

鍵のない

夢を見る

Tsujimura
Mizuki

(日)
辻村深月

著

郑晓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没有钥匙的梦

(日) 辻村深月 著

郑晓蕾 译

KAGI NO NAI YUME WO MIRU by TSUJIMURA Mizuki

Copyright © 2012 by TSUJIMURA Miz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under license granted by TSUJIMURA Mizuk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钥匙的梦 / (日) 辻村深月著; 郑晓蕾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33-1620-0

I. ①没… II. ①辻… ②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5266 号



谢刚 主持

没有钥匙的梦

(日) 辻村深月 著; 郑晓蕾 译

责任编辑: 邹 瑄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绘图: 李思思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15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620-0

定 价: 2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仁智野町的盗贼
37	石蓆南地区的纵火
77	美弥谷小区的逃亡者
109	芹叶大学的梦想与杀人
165	君本家的诱拐

仁智野町の盗賊

17150000

当我在温暖的巴士里看见站在前面的她时，突然意识到：啊，是小律。真记不清有多久没见了，她那意志坚定的眼神和乌黑亮丽的直发都丝毫没有变化。

她向游客们鞠躬，问候“早上好”，声音经由麦克风传出，显得更加宏亮。话音稳重，正是和我母亲这样的中老年人说话时所惯用的语调。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那贺交观光巴士旅游团！今天虽是阴天，但原本天气预报说是有雨的，这么看来，老天爷还是非常照顾咱们的。我相信在座诸位平时都积德行善，希望托您们的福，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上周，我刚为六年级学生上过一堂课，讲到“您们”这种敬语用法其实并不正确。但乘客们却鼓起掌来，附和着“咱们都是做好事的人哟”。律子也高兴地回应“是呀”。

“我是导游近田。今明两天会一直陪伴大家。这位是司机冈本，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她转过身，将麦克风递到司机嘴边时，帽子上的缎带随之飘荡，长发伏在胸口的曲线上。司机用耿直而认真的声音问候。律子笑了。

“司机很腼腆，嘴又笨，总是只会说这么两句。但我们经常一起搭档，他的驾驶技术非常好哦。事故之类的啊，那是一次也

没发生过。”

深蓝色的马甲和短裙，白色条纹薄衬衫配鹅黄色领带。戴的帽子上也缠绕着相同颜色的缎带。

律子已经是个大人了啊。

孩童时代一起乘巴士去郊游的我们，如今已成为导游和老师。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啊。

禁不住妈妈的邀请，我还是陪她来参加了这个“伊势参拜巴士观光团”。不出所料，我是团里唯一的年轻人。律子正被大叔和大妈们围在中间，应着窗外的风景，适时地介绍着。

妈妈坐在我身旁靠窗的座位，早就拿出了准备的热茶和点心。她并没有注意到，面前这位巴士导游曾是女儿的同班同学。

她自称近田。这和我记得的姓氏不一样。由于戴着手套，也看不见是否有戒指。我的心底荡起一丝波澜，她，结婚了吧。

她曾多次转学。虽然如此，也一定没想过要离开这片土地吧。虽不知何时将与谁相遇，但还是成为了这个城市里某家公司的巴士导游。她没有去东京。我一直以为那是她离开她妈妈的机会。或者，结婚后，终于能离开了吧。

此时，她正微笑着将麦克风递给一位客人，看着她的身影，我在心里“啊”了一声，眯起了眼睛。

她该不会真的觉得遇到谁都无所谓吧。在众人面前保持大方规矩的站姿，看得出她从事这份工作已有很长时间了。虽没有成为孩提时憧憬的偶像，也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但对她来说，也不存在任何后悔和愧疚吧。最终，她还是扎根在这个小城了。

我突然想到，相对于这样的她，我究竟在这里做了些什么呢？

律子清脆明朗的声音响起，开始解说今天的行程。在名古屋下车，午餐为大家预约了一家吃鳗鱼饭的餐厅。之后出发上高速，直接开向伊势神宫。

听着她的声音，我的记忆倒转回孩童时代。但脑中却回想出我正要叫出“小律”时，她扭头看我的身影，我不禁缄口。

我们，确实已是大人了。

1

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刚结束时，水上律子转到了这个班。

仁志野町共有四所小学。我们读的仁志野北小是规模最小的一所。南小较远，坐落在有车站和综合医院的镇中心，从北小到南小，骑自行车要花三十分钟以上。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班上的同学从入学到毕业都是同一拨人。

律子是从邻镇来的。很少有人往临近地区转学，而且不是新学期，是中途转学，这在北小是很少见的。

律子是个开朗、手巧的孩子。大家都叫她“小律”。她头发很长，发型总是很讲究，好像都是自己梳的。律子看到我每天都扎着马尾辫，就在课间休息时说“我来给你梳”，然后给我编了三个小辫子，我可开心了。

她学习不太好，但运动能力很强。此外，合唱时都会放开嗓门，非常卖力。

“我想当偶像呢。”

有天她告诉我。

“好想去录 music station^①。”

优美子是律子关系最好的朋友。

因为是同桌，她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了，好像两人的妈妈也经常在一起聊天。作业、美术、手工，还有讨论题，都会到彼此家里一起完成，据说有时还两家一起去看电影和购物。

优美子是个天使般的孩子。和谁都能聊得来，对他人的意见，她不反对也不赞成，总是笑眯眯的。大家也都认可这样的她。如果要问对她的印象，十个人里会有十个人回答“温柔”、“喜欢她”。总之是个很受欢迎的女生。她妈妈在家里教人家钢琴，优美子的钢琴也弹得很好。经常给律子的歌声伴奏。优美子身材娇小，手脚白哲纤细，像精灵一样。相比而言，律子则肤色黝黑，身高也在班里数一数二。尽管外表差别很大，但还是会让人觉得二人如同姐妹一般。

之前，优美子并没有特定的好友，如今却和律子成了死党。最初，有人羡慕律子，也有人说她的坏话。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律子当众讲起自己和弟弟的糗事，逗大家开心，这样一来，大家都觉得她“有趣”、“开朗”，她也渐渐融入到了班级里。

我和优美子本来家住得就近，所以和律子、优美子二人的关系都很好。虽然当时我是个孩子，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即使心怀憧憬，希望成为偶像明星，嘴上也绝对不会说出来。她们两人在我的印象中都很引人注目，我也非常开心能成为三人中的一

^① Music Station，日本老牌音乐节目，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首播，每周五晚在朝日电视台播出。

员，和她们一起玩。

“我弟弟说他喜欢美智留你呢！”

有生之年第一次被男生说“喜欢”，这个男生就是律子的弟弟。她弟弟比我们小两岁，名叫干也。虽说是被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告白，我还是心中小鹿乱跳，为掩饰害羞，“嘘”了一声，摇摇头。

“优美子才更可爱啊，为什么会喜欢我？”

“因为觉得你很好，总陪他一起玩嘛。”

听说每当姐弟俩吵架，只要说句“我告诉美智留去”，干也一下子就老实了。若是逗他“你喜欢人家，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对吧？”，他会马上当真发火。

确实，每次到律子家玩，或者看到优美子和律子两个人在一起时，不知为什么，就有一种“难以加入”的感觉。每当感受到这种氛围，我就会去和干也玩。要么打电子游戏，要么到外面去抓小龙虾和蝌蚪。

我们所在的小镇，不管去哪儿，道路两旁都是稻田，到处弥漫着水和泥土的气味。只要撒下网，就能轻松捉到成群的小龙虾，蝌蚪的数量也多得不得了。蝌蚪身上滑溜溜的，捏到时手指的感触妙不可言。虽然也有许多孩子不敢摸，但我和干也都不介意。我父母不让养动物，律子家却不拘小节，不管是小龙虾还是蝌蚪，只要捞到，都可以饲养和观察一段时间。各种颜色的水桶和脸盆在他们家屋门前摆了一排。

“真是满载而归啊，这小龙虾要是真的龙虾就好了，看起来

挺好吃的嘛。”

律子妈妈是全职主妇，总待在家里，每次都是她帮我们把水桶里的水加满。

上学路上就可以看到律子家的走廊，整个起居室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她家夏天经常开着窗，窗帘也很少拉上，营造出一种开放的氛围。能看到律子妈妈在略显凌乱的房间中熨衣服，有时候光闻味道就知道她家周六中午吃的是秋刀鱼。

“啊。美智留，你回来啦。”

回家路上，律子妈妈有时会和我打招呼。她身材娇小，略显丰满。总是系着围裙，看不出化了妆。头发和女儿律子的不同，留的短发。

我妈妈是小学教师，不知是不是这个职业造就了她认真坚韧的性格。我还小的时候，妈妈对恋爱这个话题都是避而不谈的。而律子的妈妈却会说“一定有很多男生喜欢美智留吧，我们家干也的情敌可真不少哟”之类的话，让我满面通红。由于不习惯这样的调侃，我总是不知该如何应对。律子和优美子在一旁笑，笑声中没有一丝恶意，那笑声反倒救我脱离了窘境。因此，去律子家玩，以及干也表达的好感，都让我感觉心情舒畅。

律子妈妈似乎也在家里做零工。我第一次知道“零工”这个词就是在她家。她家的门口和客厅里堆着许多纸箱，里面装满了不知名的机械零件。嵌着绿线、金线的金属片密密实地摆了一排。

我们玩的时候，会不时看到一旁的律子妈妈手中升起缕缕白

烟。听到电烙铁发出“咻”的一声，将银色的块状物融化成液态，同时闻到散发出的气味，这时我们都会莫名激动，觉得“太厉害了”。要是我妈妈，肯定会说“危险”，不让我靠近，但律子的妈妈却说“试试看？”，并真的允许我们拿着试一试。

有热气和金属味道的律子家，和我家截然不同。

在北小，每年大家都要完成“毕业制作”。毕业时几个人一组，制作版画或绘本，作品会留校保存。这项工作历届六年级学生都要完成的，也是我们所憧憬并期待的。

“毕业制作时，我们向小律的妈妈借电烙铁来做点什么吧。”
优美子说，“我们三个人一组。”

虽然离毕业还很遥远，但她们邀请我加入了，这让我安心下来，高兴地点头。毕业制作是学校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会受到全校瞩目。往年，在毕业制作中落单的，不是性格古怪就是没有朋友的，总之处境都十分悲惨。

“嗯！在我家做！”

律子露齿一笑。

2

小学四年级时，有段时间我一直没去律子家玩。

她妈妈好像也不在家，放学路上看到走廊上的窗子关着，白天也拉着窗帘。我虽好奇，却也没有细问。那段时间我们和律子、干也一起玩耍的场所，基本上是在附近的公园或神社里，要不就是我和优美子家。

然后，球类比赛的练习开始了。

我们所在的区县，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每学年都要参加与附近学校的对抗赛。女生的项目是迷你篮球，男生则是足球。

“小律，你篮球打得那么好，真羡慕你啊。”听到不善运动的我这么说，律子不知为何闷闷不乐起来。

“我啊，讨厌球类比赛。”

“为什么啊？”

“不为什么。”

不擅长体育的孩子临阵装病，这不稀奇。但律子缺席就让人意外了。最终，比赛时她还是缺席了，说是得了感冒。

在学校，优美子和我都绝口不提律子曾经说漏嘴的那句“讨

厌”，要是让人误以为律子偷懒就坏了。部分是出于自发性的保护同伴意识，但比起这个，我更怕被她们说成告密者，被看不起。

那之后不久，律子家走廊上的窗子打开了。像以前一样，可以在上学路上清楚地看到她家了。好久没去她家，这次去竟看到客厅的榻榻米上睡着一个小婴儿。

他睡得正香甜，小而无助，又干净纯粹，和律子家的氛围格格不入。

“是小律家的孩子吗？”

“不是啊。”律子妈妈从里间走出来，对我们说，“亲戚家的孩子，表兄弟那种。”

“哦。”

她让我和优美子摸婴儿的小手，还让我们抱。那次之后，每次去她们家玩时都能看到这个小宝宝。有时是律子的妈妈背着，有时是律子和弟弟熟练地哄着。也有其他去她家玩的同学，听到的说法都是——“是别人家的孩子”。

“小律家在帮别人带孩子呢。”

在自家饭桌上提起这件事时，妈妈略显疑惑地问：“不是小律的弟弟吗？我之前在超市遇到律子妈妈时听她说起过啊。”

我沉默了，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着“不可能吧”。但除我之外，还有几个孩子从父母口中听到了相同的话。

“是你弟弟吗？”

有几个去找律子确认，她有些犹豫地点头承认了。

“妈妈觉得丢人，让我不要告诉别人。”

那时，我们才刚开始接受性教育。

听到别人说“丢人”这个词，我突然变得窘迫起来。

之前我一直认为大人绝不会撒谎，而且怎么能只对小孩子撒谎，对大人却坦然承认呢。这令我感到不快。

律子家，果然与我家不同。